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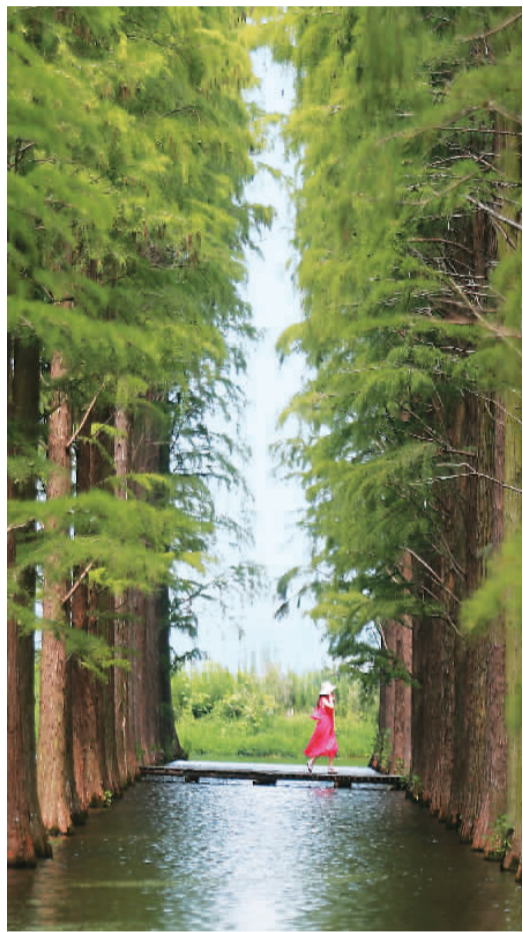
避暑游——

纳清凉 火市场

本报记者 尹婕

夏日炎炎，“凉城”“凉都”等避暑旅游目的地成为人们出游的热门选择。许多地方通过推出避暑旅游线路、举办避暑旅游节系列活动、评选避暑旅游目的地等方式，引导当地发展“夏日经济”。

“消夏”游火爆，更多游客走进避暑地，在享受清凉的同时，见证着各地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带来的巨大改变。拥有避暑旅游资源的地方则以此为契机，大力推动当地转型发展。



游客在江苏省扬州市溱潼湿地公园“水上森林”休闲避暑。 孟德龙摄（人民图片）

清凉之地受追捧

入夏后，湖北省利川市苏马荡的外来游客一天比一天多。据利川市文旅局统计，湖北跨省游恢复1个月，利川市累计接待游客700万人次。吸引人们纷纷前来的是这里的清凉。地处巫山山脉与武陵山北麓余脉交汇部的苏马荡，平均海拔达1500米，植被覆盖率超过70%，造就了这里夏无酷暑的优势，夏季温度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，凉风习习，人们不用空调，也很少吹风扇。夏季来到这里的游客很多如“候鸟”一般，每年必来，他们“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，每年都要住上几个月”。利川市有“凉城”之称，来此避暑的游客中重庆人和湖北人约占八成。

像利川这样有着优越避暑资源的旅游目的地，今夏的旅游市场一派火热。

位于江西九岭山脉腹地的靖安县中源乡平均海拔600多米，森林覆盖率近90%，夏季平均气温比南昌市区低6—10摄氏度，因而吸引了许多南昌市民到此租房纳凉，“一房难求”现象并不鲜见。有“公园省”之称

的贵州省平均海拔1100米，森林覆盖率超过60%，生态环境良好，夏季气候宜人，平均气温23摄氏度，成为避暑度假胜地。这个暑期，社交平台上，“外省游客穿着大棉袄在贵州避暑”的消息，成为贵州避暑游火热的生动注脚。贵阳市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、遵义市等多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，打造避暑旅游热点，将“凉资源”转变为“热经济”。

城市周边的旅游景点、景区因地制宜，开发“清凉游”产品，供本地游、周边游客选择。日前，北京市延庆区举办“点亮北京·消夏延庆”活动，发布了消夏避暑季系列产品及特色促销活动，包括世园公园露营、打卡“夜长城”、音乐节、灯光秀等，为市民游客休闲度假营造多元消费场景。

好生态成最亮点

每天晚饭后，携家带口到龙游河生态公园散步、健身、休闲，成为江苏如皋人消暑纳凉的习惯。

龙游河穿城而过，被誉为如皋的“母亲河”。占地45万平方米的龙游河生态公园依龙游河而建，是江苏省长江以北县级城市中单体面积最大的开放式市民公园。从空中俯瞰，碧波荡漾的龙游河和两岸郁郁葱葱的绿树青草相映成趣。到此游玩的市民游客在享受清凉的同时，不禁感慨“大饱眼福”。谁能想到，这条美丽的河流曾被称为如皋的“龙须沟”。上世纪80年代，工业废水乱排放、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等现象严重，造成龙游河的污染。后来，如皋市将龙游河改造作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惠民工程，按照生态、节约、低碳的建设原则进行整治和生态改造，并将“海绵城市”的理念融入生态公园建设，将龙游河打造成为市民游客亲水游玩、休闲健身的好去处。

因煤而兴的黑龙江省鹤岗市，因长期煤炭开采带来了资源枯竭、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，2017年，鹤岗提出“生态立市”，创建国家森林城市，推进城市转型发展。经过几年发展，这座煤城“脱黑换绿”，森林覆盖率超过50%，呈现“一城山水半城林”的生态新貌。这样的转变，让市民真正享受到了生态红利，一年四季皆有景可赏。鹤岗地处小兴安岭南麓三江平原过渡地带，夏季平均气温20.2摄氏度，温润凉爽，境内有森林、湿地、江河、峡谷等，自然风光丰富多样。6月初，鹤岗正式向中国气象局申报，争创全国首批“避暑旅游目的地”。



位于北京近郊的古北水镇成为周边游客避暑休闲的一大选择，图为游客夜游古北水镇，观看景区内的无人机表演。 本报记者 尹婕摄

借力“凉”资源转型

过去，苏马荡夏天温度低，市场热度也低，只是一个居住着500人左右的小村。避暑游的火热为这里的发展按下了“加速键”。如今，这里每年吸引30万人前来避暑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度假小镇。“凉”资源成为苏马荡与其他旅游目的地竞争的差异化优势，苏马荡所在的利川市也着力打造“凉城”品牌，围绕“凉爽利川·度假天堂”的发展定位，挖掘本土文化，创新文旅产品，让更多游客进得来、留得住。

如今人气兴旺的中源乡曾是个偏远山乡，那里的村民靠山吃山，砍竹子、卖竹子，是当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。靠着发展旅游，发挥当地的生态资源和避暑资源优势，村民先是建起农家乐，再将农家乐升级为民宿，旅游业发展逐渐走上正轨并不断升级，村民的口袋也一天比一天鼓起来，走上致富路。近年来，当地启动“避暑小镇”建设，推动农家乐逐步向民宿转型升级，建设成为集健康、养老、休闲、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宜居宜游特色小镇。

传统的避暑旅游产品还通过互联网+，获得新活力。安徽省肥西县县长庄村拥有1000多亩太空莲基地，是周边游客避暑赏荷的好去处。举办荷花主题旅游节是当地发展夏季旅游的常规项目，今年，当地通过“线上+线下”形式举办该节会，游客既可以到现场赏花看景，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的镜头“云游”。与此同时，网络直播还进行助农带货，帮助农户销售农特产品，既有助于进一步打响当地特色旅游品牌，也可推动农旅融合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

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以其浩瀚万顷的旖旎风光引来世人瞩目。在鄱阳湖江西省都昌县水域，有一座名为“棠荫”的小岛，它四面环水，矗立在水中央，如同浮在水面上的一颗明珠。

棠荫岛的面积仅0.8平方公里，由4个小岛相互连接而成，位于三市四县交界处，九江市都昌县在北，上饶市鄱阳县在东，东南是余干县，西南是南昌新建县。在赣、抚、信、饶、修五大河中，除修河和赣江西支外，河水都在这里汇集。

棠荫岛地处鄱阳湖水运交通要道，自古是航运重地。据史料记载，明清时期曾设棠荫巡检司，这里有过一段繁华时期。棠荫岛也是鄱阳湖中为数不多的有人居住的较大岛屿之一。目前，岛上有居民800余人。这里民风淳朴，居民们热情好客。岛上还有着悠久的湖区渔家历史和文化，建有“三神庙”，供奉着三尊不同的神圣：二郎神杨戬、三闾大夫屈原、北宋有名的八贤王赵普。

春天，棠荫岛内绿树成荫，花草繁茂。双脚踩在湿润的土地上，闻着花草的芬芳，看渔民驾着小船在湖中往来忙碌，一派宁静而祥和的画面瞬间映入眼帘。夏秋，在这里能看到油亮亮的冬青、亭亭玉立的荷花，还有宽阔湖面上浪高一浪的湖水，花草丛中各种小虫或合唱，或独唱，为人们带来一场田园交响乐演出。初冬，鄱阳湖水退去，成片成片的蓼子花开在裸露的湖床上，红的绿的簇拥成岛上最美的风景；抬头看天，不远万里飞来的候鸟，白鹤、灰鹤、白鹤、天鹅等，或在天空轻盈飞翔，组成千姿百态的图案；或在湖滩栖身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场景颇为壮观。

棠荫水文站设在棠荫岛上，是鄱阳湖水文局4个自办站点之一。由于棠荫岛远离湖岸，这里的水位、水质监测不易受周边环境的影响，水文资料极具代表性，棠荫成为鄱阳湖水水质监测最敏感的“传感器”。每当鄱阳湖涨水，棠荫站的水文资料成为水利部门准确决策的一杆重要标尺。1998年特大洪灾，棠荫被淹，但1小时一次的水情监测却从未间断。棠荫水文站是棠荫岛的标志，也是旅游爱好者的必到之地。

岛上自然环境优越，处处可见绿，空气清新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园。徜徉在岛上，漫步水文大道、防汛堤坝、渔家陌陌小巷，微风拂过，便能感受到大自然赐予的美妙，体会休闲的惬意。

图为鄱阳湖中的棠荫岛。

鄱阳湖中棠荫岛

黄华清文/图

看北京风筝

王朝晖文/图



风筝制作技艺是北京的一项著名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深受百姓喜爱。每年春风乍起，造型各异的风筝争先恐后地飞上“四九城”的天空，放风筝者相互比赛，一争高低，成为京城一景。

据资料显示，北京从事手工制作风筝的不在少数，其中岳记风筝独树一帜，传承至今。岳记风筝的创始人岳允中生前就职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，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，一级舞台美术设计，长期从事舞台技术管理、舞台监督工作，曾参与制作多部重要的话剧，如《沙恭达罗》《蒙娜丽莎》《威尼斯商人》《豹子湾战斗》等。岳允中自小喜爱传统风筝，工作之余，他苦心研习风筝制作，自己设计风筝样式，刻制印制风筝模板，用竹子、纸张、糨糊、颜料等材料制作出形式各异、千姿百态、栩栩如生的风筝。再加上深厚的舞美制作功底，他制作出的风筝风格灵动，每一个风筝都称得上是一件艺术品。有人总结，岳允中制作的风筝有两大鲜明特点：一是传承了北京风筝的总体结构和风格，明显区别于山东及南方风筝；二是材质工艺均有独到之处，绘画品质高，构图优化。

为了弘扬民族文化，改革开放之初，岳允中自费赴日本东京参加博览会，现场制作岳记风筝。精湛的手艺、精美的风筝

倾倒了众多国外观众。他制作的风筝，大型的有二十三尺长，小的仅在方寸之间，不仅能观赏，还能放飞；就种类而言，从沙燕、蝴蝶、蜻蜓、金龟、年龟、蜜蜂、老虎、蜈蚣、老鹰、仙鹤等动物，到亚运盼盼、奥运福娃等，既保留着中国风筝的传统精华，也能与时俱进，不断创新。

后来，岳记风筝的手艺传到了岳允中的次子岳建华手中。作为岳记风筝的第二代传人，岳建华在中央芭蕾舞团从事了多年舞美制作，在国内舞台美术制作界颇有名气。他在延续父亲制作风格的同时，添加了自己对岳记风筝的理解和感悟，丰富了岳记风筝的形象设计，并充实了新时代美学理念，将制作工艺进一步发扬光大。如今，岳记风筝已发展到第三代，岳允中的外孙女沈思萱接过传承大旗，继续制作有着鲜明岳记风格的风筝。

吸取传统精华、不断创新，岳记风筝制作技艺的发展历程，也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缩影。

图片均为岳记风筝。



晨光微露，淡雾氤氲。坐在去往矿山的车上，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和山梁，绕过一个又一个弯道和山坳，展现在眼前的是起伏的山峦、绵延的花海、潺潺的溪流以及游走在山峦之上的云雾。崭新的草砂油路曲折蜿蜒，如绿色的飘带在空中曼舞，从山脚一直延伸而上。路旁新栽的桂树、茶树、桐树闪着晶光。驶入矿山，窗外的景致中又多了厂矿、巷井。此刻，矿山缓缓醒来，显出秀美的轮廓。

脚下的这座“锡矿山”，采出的是锡。《宝庆府志——山川志》中记载：“井盐山之西，有曰锡矿山，其上产锡。”可见当时以讹传讹，将矿山生产的锡误以为是锡，为其正名的是一个叫邹源帆的新化人。1896年，湖南巡抚陈宝箴起用邹源帆为湖南矿务局提调，他带领“探山郎”晏咏鹿、“风水先生”刘履斋来到矿山探矿，发现了明末炼剩丢弃的矿砂，将样品运到长沙化验，得知矿砂叫安得莫尼，也就是锡。从1897年邹源帆在矿山采掘了第一筐锡砂，及至1898年晏咏鹿、刘履斋等人办起第一家锡厂，短短11年后，矿山锡产量已占全世界的一半。尽管产出的是锡，但“锡矿山”一名相传已久，便沿用至今。

百年锡矿山还是一片红色热土，1925年6月，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派共产党员邹建武、谭国辅到锡矿山开展工人运动，成立湖南省第一个工矿企业党组织——中共锡矿山特别党支部。

采矿要砸破地壳，或竖井、或斜井、或露天，破坏力大，从地下挖出来的矿石不计其数，百多年的开采，地底下是多大的一个空洞啊。矿洞废弃，废渣堆积，山体植被被破坏，河干了，泉枯了，地也裂了，大地成了一件碎布袍，需要用针线来缝补，最好的针线就是林和草。

山水林田湖草修复项目，让锡矿山重现绿水青山的美丽容颜。一块高大的石碑矗立在我们眼前：“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”。园林工人正在培土栽树，虽然绿风

吹过，芳草绵绵，树影婆娑，但仍依稀见到裂缝纵横的蛛丝马迹。有些裂缝竟能踏进一只脚，长则蜿蜒走直到望断之处。但是所有的缝隙下都有树根和草根穿过，这些植物的根系在地下“飞针走线”，已“分家”的泥土被拉紧。曾经乱石堆砌的荒山秃岭上，花草傲然绽放，竞相吐绿，如毛细血管般的山涧小溪在矿山的大地上流动。

走入矿山，我心中似有一股清泉在涌动。朝阳在东边升起，万道霞光照射着大

绿满百年矿山

张强勇文/图



地，啾啾的鸟鸣从山涧或远或近地传来，天籁般的声音溢满整座矿山。微风拂过，捎来淡淡的花香和蛙鸣。龙虎山、穿风坳、田再凶、宝大兴等水源涵养林基地里，培植了草皮、栽种了铁树、菊花、月季、红叶石楠、茶树、紫薇、柏树、春鹃、七里香、黄杨球等植物，变成了花红草绿的生态园。盘山的绿道风光旖旎，户外爱好者在此徒步、骑行、长跑，如在诗画中。太阳能路灯的灯箱上，按“山水林田湖草”的分类，彩绘着相

分神采。

信步矿山，古老的矿山已蜕变成市民、游客心中的“桃花源”，这里沉静而厚重的山水，让人们沉浸其中，感受着“闲上山来看野水，忽于水底见青山”的闲适与安宁。

缘山而下，我又遇到一片油茶林，从山脚到山坡，满目皆绿。树上已挂满果子，正蓄积能量等待最后的成熟。我知道，这浓绿中蕴藏着这座绿色矿山的秘密。

上图：百年锡矿山满眼绿意。